

第一部 短篇小说集

潘军

风印

中国文联出版社



潘军第一部短篇小说集

风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印：潘军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潘军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8

ISBN 7-5059-3797-9

I. 风… II. 潘… III. 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 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29732 号

书 名	潘军第一部短篇小说·风印
作 者	潘 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策 划	李珊利
责任编辑	李珊利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交通印务实业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3 千字
印 张	9.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8 160 册
书 号	ISBN 7 - 5059 - 3797 - 9 / I · 2929
定 价	17.60 元

自序

我的朋友洪峰认为,一个小说家在短篇小说领域里的作为,完全可以与人类登月的那种壮举媲美。这句话在外人看来似乎显得大逆不道,狂妄而有点神经质,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却会感动。因为这并非孤芳自赏地进行浅薄的炫耀,实际上是在暗示着短篇小说写作的艰难。正是这种艰难,使中外文学史上那些依靠短篇小说立足的前辈,如梅里美、霍桑、鲁迅和博尔赫斯,至今令人肃然起敬。

一九九九年《作家》的第一期是个短篇小说专号。主持人宗仁发先生约请了包括我在内的六位作家为其撰稿,要求除写作一个短篇外,还需要附上一则关于短篇小说的创作谈。我于是写了名为《短篇小说是个专有名词》的短文——

宗仁发

短篇小说首先是篇幅之短。因为这种限制,它的经营便煞费心机。我不认为这其中内容有浓缩一说,就像长篇也不是大量兑水的结果。短篇小说是个专有名词,这就表明它有自己的本性,或者说有它的意识所在。选择短篇这一形式不是因为要写的事情少,而是只能用这形式来表达。

传统中国画里有一种叫做小品的形式。小品不是浓缩的国画,当然放大了也不是巨制。小品就是小品,要求的就是那么寥寥几笔,尽得风神。于是这几笔就要了命。八大山人、齐白石都是小品大师,他们的那几笔出了大境界,因此不朽。我觉得短篇小说多少有点这种小品的意味,只是发展到了今天,成就不怎么样。鲁迅还是一块丰碑,他在有限中企及了无限,而且使汉语写作活在了小说之中。

这应该是我对短篇小说的基本认识立场。去年,北京召开我的小说研讨会,林斤澜先生看过我的几个短篇后说:潘军的基本手法是白描。白描是很基础的,但是做得好却相当不容易。林先生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方,说一个好的短篇就像是一次游玩,要边走边看,还要边走边站。我琢磨这“走”、“看”、“站”也是需要花大气力的。所以,现在当我把自己这近二十年来所写的短篇小说经过挑选,编成第一个集子时,心情却显得有些复杂了。因为我深知自己的努力还远远不够,但我相信自己还可以写得更好。

潘 军

目 录

自序	/ 1
白底黑斑蝴蝶	/ 1
纪念少女斯	/ 11
半岛四日	/ 20
假面小孩	/ 30
报人	/ 42
抛弃	/ 52
对话	/ 63
对窗	/ 76
寻找子谦先生	/ 87
和陌生人喝酒	/ 99
上官先生的恋爱生活	/ 111
溪上桥	/ 122

风印

- 初雪 / 134
红门 / 145
别梦依稀 / 158
教授和他的儿子 / 171
没有人行道的大街 / 185
某部的于村 / 197
一九六二年,我五岁 / 209
一九六七年的日常生活 / 220
小姨在天上放羊 / 232
悬念 / 238
陷阱 / 251
去茂名的路上幻想一顶帽子 / 259
那年春天和行吟诗人在一起的经历 / 269
九十年代的获奖作品 / 278
蓝堡市的撒谎艺术表演 / 291

白底黑斑蝴蝶

在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出版的《一个美国人的生平》一书的第四十八章，罗纳德·里根以阴郁的文字叙述了以下两件事：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这一天，”前总统写道，“股市价格暴跌，一天内下跌的幅度是一九一四年以来最大的，而在这之前，股市价格曾升到创纪录的程度。”

接下来所说的，是白宫医疗班子中的约翰·赫顿博士来到椭圆形办公室。这个男人沉静地向总统宣布了一个事实：南希，第一夫人，在贝塞斯达医院做定期乳腺检查时，被发现左侧乳房有硬块，属于恶性肿瘤，要实施手术。这样，在那年秋季开始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夫人失去了左乳房，而她丈夫领导的国家股市暴跌。从阅读的角度，罗纳德·里根的叙述，给人的印象是：股市暴跌的原因是南希失去了一只重要的乳房。

印

但是,前总统的叙述是生动的。在世界接近世纪末的今天,生动,显得多么的重要。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像一张天天涨价的新闻纸,散发着桂皮的味道。

一九八七年十月,对于台湾雨林基地的上尉军官司徒建明,也是一个阴郁的季节。这位年轻英俊的俱乐部主任是基地的明星。他能写善画,最枯燥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都是生动的故事。司徒建明调至雨林的七个月后,做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和护士白小鱼结婚了。白小鱼是基地长官白章参谋长的侄女,是基地最美最白的姑娘。那一年,司徒建明正好三十岁。无论从哪个方面看,他都是春风得意无可挑剔。当然,对这桩郎才女貌的婚姻也隐隐传出一点微词,比如说,上尉之所以做这件事,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为了攀附白参谋长。这实际是说不清的事。几年后,当司徒建明读到《一个美国人的生平》的第四十八章,内心产生了震动。他认为美国的股市暴跌与南希失去一只乳房没有丝毫关系,但阅读的印象又恰恰相反。这是很无奈的事。上尉希望所有的人改变这种有辱人格的印象,相信他的婚姻与政治无涉。“我可以说是最后一个天真的爱情至上主义者,”他这样写道,“我后来的那些不可理喻的行为,在我这方面是清醒的,完完全全的清醒:为了爱情。”这篇文字写于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四日,即在他被军事法庭判决为杀人犯并执行死刑的半个月前。

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司徒建明沮丧地认为,这个世界基本上没治了。漫天的战争与瘟疫、谋杀与抢劫、走私与贩毒、卖淫与强奸,使这个结论变得无可辩驳。司

徒建明私下做过一件事，即把他视为丑恶的录影带片断汇成一盘。那都是些广为人知但鲜为人见的真实影像。但是，随着这项工作的展开，上尉很快意识到，一盘一百二十分钟的带子是远远不够的。内容太多，只能分门别类地进行整理。比如第一辑，是关于政治谋杀的——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西班牙首相卡雷罗·布兰科被炸弹炸死；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五日，孟加拉总统穆吉布·拉赫曼在政变中被击毙；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五日，韩国总统朴正熙被他的情报局长打死；

一九八一年八月三十日，伊朗总统穆罕默德·阿里·拉贾伊和总理贾瓦德·巴霍纳尔在总统府被炸弹炸死；

一九八一年十月六日，埃及总统萨达特在举行阅兵式时被伊斯兰军官所杀；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四日，黎巴嫩新当选总统杰马耶勒中弹身亡；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菲律宾反对派领袖阿基诺从美国返抵马尼拉机场时遇害；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印度总理英·甘地在新德里官邸遭保镖枪杀；

一九八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在大街上遇刺身亡；

遗漏的自然不少，从一九四八年一月三十日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圣雄甘地被枪杀到一九六三年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遇刺，再到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暗杀，再到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沙特阿拉伯国王费萨

外
印

尔被其侄子开枪打死，都苦于资料的缺乏而不能编入。但司徒建明认为，发生的应该更多。在上尉调往雨林基地之后，他又收入了几条：

一九八八年八月十七日，黎巴嫩总统勒内·穆阿瓦德因汽车爆炸身亡；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因座机爆炸身亡；

一九九一年一月四日，巴解执委会副主席阿布·伊亚德在突尼斯郊外被打死；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一日，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在泰米尔纳邦进行竞选演说时被炸弹炸碎。

司徒建明给这部录影资料命名为《白与黑》。

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星期一，阳光灿烂。为了在建筑业工会会议上发表讲话，罗纳德·里根总统穿上了一套崭新的蓝色西装。“然而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前总统回忆道，“我在离开白宫以前脱下了我的最好的手表，戴上了南希送给我的一块旧手表。我通常只是在离开白宫到牧场干活的时候才戴它。”

这是一次成功的演讲，总统赢得了频频而礼貌的掌声。总统早年在好莱坞的演艺生涯是演讲成功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听众大多数是民主党人——他们已不同程度地喜欢上了这位共和党的老头儿，他的风度与幽默感。

总统完成了演讲，微笑着从侧门走出希尔顿饭店，自一排摄影记者和电视摄像机前走过，正准备上车，忽然听见左边很轻地响了三声：啪、啪、啪。

总统转过身说：“真见鬼，这是怎么回事？”

这便是著名的里根总统遇刺的情形。但是很遗憾，它没有进入上尉司徒建明的《白与黑》。原因很简单：罗纳德·里根虽挨了三枪但没有丧命。再就是，这起刺杀性质的非政治色彩——刺客小约翰·欣克利不过是以此举向著名影星朱迪·福斯特表白爱情。“这显然是一个错误，”司徒建明评价说，“但不丑恶。”一九九二年春，当司徒建明读完中国译本的《一个美国人的生平》后，仍然坚持对这一事件的态度。但是上尉被另一件事所牵动：在罗纳德·里根遇刺的一周前，他去了福特剧院，于不经意中抬头看了看一个“装饰着旗子的包厢”，那正是一八六五年林肯总统的遇害地点。几天后，上尉因“谋杀基地长官”被处以极刑。上尉在最后的的时间里回想到以上这个细节，觉得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简单地发生了，一切都在所难免。上帝在馈赠他一份无限幸福的同时也搭配给他一份彻底的灾难。

美丽的白小鱼是那个雨后的傍晚开始游入上尉的生活的。他们的认识，据后来白小鱼介绍说，是因为一只口罩。雨林基地设在一个新型的海滨城市边缘，夏日漫长，除了医院，大街上是无法发现一只口罩的。上尉司徒建明血管里流淌着诗人的血液，但他不像他的父亲，能对着一场大雪写出一百行诗。他从九岁起就只喜欢一只雪白的口罩。十岁，开始喜欢女孩子戴口罩的样子，迷恋那种删繁就简、隐秘而含蓄的效果。那个雨后的傍晚，当年轻的上尉出差返回基地时，首先看见了一只漂亮的白底黑斑蝴蝶，他的视线随之飞舞，然后就看见了一只口罩。他下意识地煞住脚，原地整理着行李，余光则被口罩牵了去，一直牵到公共厕所边上。司徒建

明记住了这个女孩子的发式：梳一条短辫。

后来白小鱼对这件事的解释一点也不浪漫。医院的供水系统出了毛病，卫生间太脏，她只能出来方便，有意没摘下口罩。她当然不会想到一只用于防臭的口罩还具有那么重要的审美价值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妙爱情。

半年后，他们结婚了。这个当事人都有点意外的决定是由基地长官白章参谋长作出的。白参谋长在第一次家宴行将结束之前，一边剔牙齿一边说出一句话：把事办了吧。

“当我躺在轮床上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时候，我觉得有人握住我的手。这是一只女性的柔软的手。我感觉它在我的手上滑动，我就紧紧握住它，这使我产生一种非常美好的感觉。甚至在现在我都觉得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这只手使我得到多大的安慰。”（《一个美国人的生平》第四九页·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四日，上尉司徒建明在致妻子（实际这时已是前妻）白小鱼的最后一封信中，援引了以上这段美国前总统的叙述。他欣赏这个细节。接下来上尉写道：

“这个世界已完全堕落了，能拯救它的惟一手段是爱。”

类似的意思司徒建明早就表述过。但白小鱼还是感动了。她想再同这个曾经是自己丈夫的男人见上一面，然而时间已来不及了。差不多是在白小鱼读完信的当天，上尉被绑赴刑场

那一天，据白小鱼回忆说，基地的气温突然降低了好几度。她去关窗户，看见一只白底黑斑蝴蝶停在晾台

的红玫瑰上。“等我走近,它便碰了一下我的手,就飞去了。”那一刻的白小鱼非常辛酸。她在这辛酸中缅怀与上尉在一起的甜蜜岁月,那些刻骨的细节。婚后的白小鱼对丈夫的评价很简约:你好棒。上尉说是吗?我很荣幸。

正如早晨每一片叶子都有露珠一样,每一个人都有隐私。作为男人,司徒建明长期渴望的是同一个女人进行一对一的相爱。他不喜欢那些拈花惹草的事,讨厌在几个女人之间跳来跳去的生活方式。他是个军人,战争让他兴奋,和平时期一切都显得平淡乏味。结婚对于他是一个男人向一个女人的宣战,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战争,是持久战,也是疲劳战,他并没有打赢,尽管他频频受到褒奖。除了爱情,司徒建明的兴趣几乎全移到编辑《白与黑》上。这是他的隐私。他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妻子白小鱼。“我不希望一个漂亮的女人面对一堆丑恶。”他说。在雨林基地,知道这件事的只有中士上官云海。复姓使这两个男人成为朋友。上官云海对枪械的权威言论又使司徒建明迫不及待地交出了《白与黑》。他们逾越了军衔的障碍,无所不谈。在一个夜晚,当俩人第七次共同看完那盘带子后,中士突然说:“我想当一名杀手。”上尉经过几秒钟的迟疑,用一句粗话打断了中士不可思议的念头。后来上尉问妻子:“你喜欢一个杀手吗?”妻子立即答道:“我喜欢周润发演的那种杀手。”司徒建明笑着把衣服脱了,“好,我现在就来当一名杀手。”白小鱼说你来呀,朝这儿打,你杀不死我。

那一次司徒建明变得近乎粗暴,先行的种种铺垫全免除了。他像一名狙击手那样死死咬定目标,正待击

風印

发,腹部却受到了意外的一击。白小鱼一下坐起来叫道:“你弄痛了我!”

司徒建明仿佛大梦初醒,一身的汗瞬间全收。过一会儿他才轻轻地说:“我好像不行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那个晚上的情景多次重现。那时的上尉就像一名统帅,面对死一般沉寂的战场,看着硝烟一点一点地散去。战争结束了。战争似乎过早地结束了。

过失酿成大错的白小鱼最初有些慌张。她劝丈夫用点药,但遭到了上尉的拒绝。没过多久,白小鱼感到事态其实并不是很严重。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还是很好,只是司徒建明身上不出汗了。司徒建明仍是说我好像不行了。白小鱼说你行。她没有说你好棒。

像往常一样,每逢周日,司徒建明夫妇都要去白章参谋长那里。白章是一个颇具儒将风采的男人,能写一手好字。但他不轻易给人写。基地想索字的人,大都通过他的侄女白小鱼。司徒建明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不过是附庸风雅,而那所谓的书法,看不出任何师承关系与功底,是典型的那种“外行看是内行,内行看是外行”的货色。所以只要是请白章写字,上尉都借故不去。这次就是。白小鱼要请叔叔给一家小药店题匾,曰:回春堂。上尉问是不是一家春药店?白小鱼生气地说:“你这人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粗?”上尉就笑了,说要去编带子,就不奉陪了。白小鱼一边化妆一边说:“你不去更好。”

但上尉后来还是去了。他把钥匙忘在家里。上尉买了两瓶酒往参谋长住处赶,临近那幢米色红顶的别

墅,突然打了一个寒战:参谋长鰈居在家已近半年——他太太不幸死于车祸。参谋长是一个有魅力并且也是一个精力旺盛的男人。司徒建明在门口停歇片刻,敲门。门虚掩着,他走进去,客厅里没有动静。一只白底黑斑蝴蝶在飞舞,他的视线随它向楼上移去,这时候他听见了妻子的声音:你好棒!上尉脑门一阵凉,立即转身就走。他一边走着一边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走?我为什么要走?没走多远,上尉遇见了一位长官,忙把两瓶酒换到左手,行礼。长官好像刚用完午餐,脸上红扑扑的,“去看参谋长了?”上尉说刚从那儿来。他又说:“他让我带两瓶酒回来。”长官看看酒标,说:“你怎么总收他的垃圾?”说完就挺着肚子走了。上尉还站在原地,这话他妈的是什么意思?

这天晚上,司徒建明没有回家。他找到中士上官云海,俩人先看了《白与黑》,然后去一家小酒店把那两瓶酒给喝了。上尉问:“这酒……是垃圾……吗,你说!”中士说:“是……垃圾……”上尉说:“喔,难怪……”

他们都躺下了。

一八六五年四月十四日,林肯总统在福特剧院包厢遇刺。这一天,正是耶稣的受难日。一九九二年四月十四日,上尉司徒建明接受了最后的审判。当法官问:被告,你还有什么陈述吗?司徒建明想了很久,说:“我要讲的,你们都不会相信。我自己也不相信,可事实的真相就是如此。”

以下是司徒建明的陈述——

当我怀疑白章同我妻子有那种关系时,我决定杀了他。我认为我妻子不会对别的男人说“你好棒”的,当然后来她的解释是夸她叔叔的字,但我不相信。有人说我

小
印

总收白章的垃圾,这让我想起我第一次去他家时的情形,他让我和他侄女结婚,这种爽快让人觉得可疑,好像是为了摆脱或者转嫁。总之,我相信了我的判断。我开始制定行刺计划,但在动手前,需要一次核实。杀手看我的手势行事——只要我一挠头,他就开枪。

那天我约白章到了预定地点。我开始了试探。我想问题的突然提出一定会使他惊慌失措。我问参谋长,当初为什么那么爽快地同意小鱼嫁给我?他一愣,有点生气地说:你找我来就为这?你们是不是要离婚?参谋长好像有所预感似地抽了口烟,感叹道:小鱼这孩子就是不安分,见一个爱一个。当初让她结婚,是希望婚姻和家庭对她有点约束。她父亲已不在,也算了却了我的一桩心事。没想到几年下来,又闹事了。你们干吗不要一个孩子?

白章的话与神情让我产生了后悔。我相信他是一个正经人,一个好叔叔。我一下没词了,他倒是还在刨根究底:你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严重吗?我就说没什么,真的没什么,小鱼她挺好。这时,一只蝴蝶——那种白底黑斑蝴蝶,从我额头上擦过,我下意识地挠挠头,手刚落下,就看见白章的胸部一下炸开了……

杀手你们已无法找到,我已安排他去了国外。我是主谋。是我杀了白章。

半个月后,上尉被押赴刑场。据行刑的人后来说,司徒建明上尉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南希的乳房和美国的股市毫无关系。